

玉

劍

尊

聞

梁水部玉劔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攜拾古人嘉言軼行
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
其所未聞迺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
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內出入禁闈公
庭之論列私家之晤語誠筆而存之

皆足以爲書迺必舉數世或數十世
濶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雖用
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
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韙其語退而
爲歲抄日記有成帙矣久之朋黨之
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

同異紛糾龐雜旣不足取信而飛言
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
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
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
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
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

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
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真定梁
公慎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
於京師出所著玉劔尊聞集以示余
曰子爲我敘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
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

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
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爲
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
所欲言卽得失無所攷正家乘野史
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
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兔園

之小儒據事直書鮮識顧避病在僻

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輒

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

嘆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

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

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

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
可指數而述也既而子弟位卿貳傅
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
事皆耳聞目給若坐其人而與之言
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爲人又忼爽軒
豁少年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

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
控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載
家世貴盛修勅醇謹踰於素門寒士
而聽其論辨則恢竒歷落滾滾不休
噫公之書其本於爲人者如是是足
以傳矣余旣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

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爲無
助各宜愛惜其所聞遵公之所以得
而毋蹈余之所以失也

順治乙未秋日年家弟吳偉業題

序

士君子著書立說匪徒資諛聞閎博
覽也蓋將多識前言往行以爲蓄德
之助俾徵文考獻者有所折衷得以
尚論當世斯足述爾世說一書人但
見其嫺婉新粲足以鼓吹休明而不

知點染生動能使讀其書者如親承
樂衛之韶音躬接殷劉之玄緒神明
意用躍躍毫端若長康之貌裴令頰
上三毛識具頓現非擅化工之筆者
其能之乎是故義慶以降雖代有排
篡終鮮嗣音而何元朗至規模前范

廣爲語林自漢迄元庶幾該矣然猶
以事詞錯雜不雅馴爲憾求如元美
先生所稱造微單詞徵巧隻行因美
見刺因刺通贊者莫若慎翁梁老年
伯所著玉劒尊聞一書可謂無間然
矣公爲大家宰聞孫生負異稟家讀

賜書其淵源固有所自入官中秘荐
歷水衡立朝忼直明典故樂與賢士
大夫遊則其所聞所見更有非尋常
耳目所能及者公與先相國爲同年
友壬午之役余小子復附令嗣少司
馬後塵以通家子得時時拜床下因

習知公爲人豈弟真篤外和內介蓋
古之有道君子也若乃稱說往事徵
討故實片言瑣趣有得必錄一年所
積遂成巨典而又搜亡三篋問富五
車博引旁綜隨錄隨注今古貫串尤
爲前脩所未有夫酈道元之於水經

裴松之之於三國以及劉孝標之於
世說皆作者一人註者一人故能標
領義味各臻玄勝今公之成是書也
雖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研尋
演繹直合義慶孝標爲一人豈非近
古所希覲者哉方今史書曠軼汗青

無期稗官野乘旣淆雜靡所考信而
秘府實錄又不過具日月列官爵生
卒已爾微言大義罕或有存者昔洪
武初脩元史遍召海內耆碩爲之而
故事放失危太素至以餅餌啖老兵
徵問軼事以資編摩吁亦陋已今公

方立交戟下具史才爲人倫模楷而
是書纂玄鈎要又出國史家乘之上
當事者而不欲徵文考獻則已當事
者而誠欲徵文考獻舍公曷適哉雖
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所在言
亦餘響然則公之爲是書也豈第以

佐清談揮麈之萬一乎詩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我知公之意其惓惓
於是編者益不勝異代之思也已

年家子錢茶頓首拜謨

玉劔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爲
之說曰難言史天下無史矣易言史
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無史
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憲家
猷琬琰具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

之三世非遐不於此時考求掌故網
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
跡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
地唯我昭代文不在茲豈蜀史之無
官抑籍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則無
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

遠稽世本通鑑先纂長編張衡合三
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莫不
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
徒手奮筆典籍漫漶凡例踳駁定哀
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無徵此一
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記傳之有班

馬也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
質班之末子也五代之條暘馬之耳
孫也今一旦祧班墮范昭左而穆馬
東觀已後夷諸席薦足取步目言以
足志雖師契而匠心恐代斲而傷指
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史也

真定梁慎可先生規摹臨川王世說
撰玉劔尊聞一編余讀而嘆焉慎可
少負淵敏博學強記下應奉之五行
識安世之三箠其才與學可以史世
食舊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
諳曉臺閣故事者於當世無兩其家

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
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
壇墀大小東之章牒絲綸之簿籍邊
陲之圖志莫不取諸腹笥得之目論
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買遷陸沈郎潛
填膺薄胷裂吻蜚鼻躊躇回顧吮毫

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瓌碎踵附
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
於國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
之未敢以嘗試而漫爲也余少讀世
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
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

師遷固者也變史家爲說家其法竒
慎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說家
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慎
可之意而善用之無憚築舍無輕奏
刀子玄有汗青之期而伯喈無髡鉗
之嘆豈不幸哉余思世之讀斯編者

不深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
語瓌事供談諧代鼓吹猥與語林說
郭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
之如此

順治丁酉仲春二月望日通家眷社
弟虞山蒙叟錢謙益謹序

玉劔尊聞引

樞少爲祖父母所愛父母不忍嚴督總角以後日事
蹴踘馳馬顧曲近婦人年近弱冠趙州趙先生黃岡
秦先生謬相器重始感憤讀舉子業書年近壯幸登
科乃讀古詩文涉獵百家無何選授鳳閣舍人掌綸
演誥苦無暇日適因中堂黨論削籍家居乃益涉獵
竊見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
聞見畧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已

意隨所聞見卽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卑壬午起復原官漸經忠難此書遂置高閣今年兩見慮其日久散失少爲刪益刻之都門非樞敢如昔人所云寡學好名也至樞性量疎放不無漏遺當徐續入之順治甲午長夏梁維樞敬識

下劔尊聞

卷之一

常山梁維樞撰 男清遠清傳校

德行

徐駿

常熟人

少偶蓄鴿

鴿唐明皇呼爲飛奴真定呼

爲滄鴿喜合凡鳥雌乘雌惟鴿雌乘雄逐月有子

父捷之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時
人稱爲泣鴿先生

陳茂烈葉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

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
還之 松窓竊言曰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舉進士官

御史以孝顯

李乘

曹州誌曰乘字執中曹州人累官吏部尚書

王

竑 字公度河南衛人爲戶科給事中太監王振致

麻皇帝陷土木景泰皇帝監國百官慟哭劾振錦
衣指揮馬順叱百官令退竑奮臂起曰順前黨振
今叱逐百官敢無上如此卽掉順髮倒地衆因就

賜死後總督漕運諸郡大饑發糧賑濟居流之民

舉安謐川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

民安堵累官兵部尚書乞休以歸茲督漕時清河

衛指揮車姓者行不檢嘗折抑之茲免官過清河

指揮具餼致慙慙發之則皆糞穢單蓋藉紆夙恨

未幾茲還官人有仇指揮者訟于茲茲竟不較前

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

單指揮不念舊惡

俱致仕居鄉茲高自標致非其

人不與交乘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

市井釋

別見

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乘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驕鄉人哉

楊翁醇謹清約與物無忤隣有作簷溝注水於其庭者則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則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須也不妨

翁字仲舉吳縣

人湯上奇引拔累進官禮部尚書上奇洛新第承

邀翁登堂以舍初成得賢人首臨之

黎淳性耿介取與不苟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

受卽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

別見

今之

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黎淳字太樸湖廣

華容人舉進士第一累官南禮部尚書子民牧民表皆舉進士

薛遠 字繼遠無爲州人

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

兼味室無勝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唐詩慕道煉丹道流勸之出家入山唐曰家有老母

世間無不孝神仙

徐益孫

字長孺華亭人以文章道義重天下

少孤事

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昕夕悲慟郡邑大夫請上其事以旌異辭曰益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忍借母以竊名未能從殞已足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幸進反覆二思只欠一死讀者比於陳情表云

徐歸德萬仞有象收若不敢歸當路欲除之泣請曰

與其無弟吾寧無家

萬仞滿城人

秦愨王

諱棟高皇第二子國西安府

會宴山弄嬌行

潤一坐縱觀王廉獨端首正視王問故廉對曰昔

李白

別見

止聞其聲今臣得見其面爲幸多矣何

敢縱觀

廉會稽人人稱交山先生

陳繼官翰林歸隨母抱甕行灌甚恭母入以壺漿來

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

繼字嗣初號

耕樂吳人楊文貞薦授國子博士改翰林五經博士直弘文閣陞檢討天性淳篤履行修謹書多淹誦爲文有思致子克完皆有文

杜瓊以生未識父嘗寤寐見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

瓊字用嘉吳縣人博綜今

古爲文必本於理性至孝門人謚曰淵孝先生

李賓之

東陽別見

嘗中夜飲酒歸其父猶未寢候之

賓之愧悔自是赴席嘗不見燭

詔梁材司徒還都有屋一區價二百金崔銑嫌其敝

陋材至卽居之

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登進

士累官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謚端肅平生廉直終

始不渝爲廣東左布政使一日右布政林富市肉

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跟

踣而出詈不已材頰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

銑字子鍾更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叅政銑登進士

選庶吉士明經修行毅然以沫泗爲師仕至南京

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所著士翼讀易
餘言洵辭松窗寤言諸書多行於世天下學者稱
曰後渠先生銑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歸囊無一物
惟攜古書數篋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
少師夏言贈句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
生

陳大科

大科南通州人登進士仕至總督兩廣兵部

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在省九年上議皆侃侃持大

禮居鄉抑抑下人圭撮之能尋尺之善徃徃掄揚
不容口時奮力爭是非立然諾雖責育無以過也

撫廣右以父

陳堯字敬甫舉進士累遷刑部左侍

郎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仕以文學飾吏治嘗就

里中築紫薇園

舊爲廣右左轄來訪藩司不敢行

中道居中坐

許太宰締婚舊文學一馬一輿爲送一囊一笥爲裝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舉進士累官吏部尚書

家業饒裕而自奉儉約子孫蕃衍科第不乏

客有謂海豐楊公忠厚太過楊曰忠厚無過哉患不

及耳

海嶽靈秀集曰楊巍字伯謙山東海豐人舉

進士累遷吏部尚書事母至孝朝夕上食躬嘗以
進母當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覓致至則不及飯
含巍大痛終身不食西瓜

楊公常云吾未嘗跡人之所爲爲者自爲未嘗耳人
之所言言者自言

嚴太宰不受人幣獨不却書旋即報答數必相衡嚴

清宇直而昆明人成進士仕至吏部尚書諡恭肅
初除富順尹或以調此木泮之劔而輕絳蛟斷犀
耶嚴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劔也乃方在冷中惟工
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

董朴 麻城人少舉鈍日不能識數行鄰父憐之謂其

父曰郎君不慧柰何苦之易不令牧耶朴聞之憤
丐工畫牧豎置座右苦心力學比長而慧成進士

仕至叅政

過岳州造謁劉忠宣

劉大夏字時雍華

容人父任按察副使大夏歷官兵部尚書年入十
一卒贈太保謚忠宣常言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
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吳廷舉贊之云憂民
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嘗治河方祀神所焚帛灰結
成人形

忠宣留之設麥飯糟蝦更無它具朴因感

省持雅操至終身不變

陳祚與人語苦而不甘其操行其讀書皆攻苦人謂

三苦先生

祚字永錫吳縣人歷官抄察僉事乞休

居城東杜戶養高樛布木那量淹博日攜書往巷
往就質之邢不設茗祚每過必以餅餌或魚羹麥
飯自隨邢終不一報謝人兩賢之

王璉

字器之昌邑人以儒士舉

作寧波知府操守廉

介故事日有堂餽用魚肉璉謂家人曰汝不見我
食草根時命瘞之人呼爲埋羨太守有給事來訪
爲客居間璉不懌曰吾意若造請有利於民也而

厲民耶茶至大呼徹去不必奉給事慙退人又呼
徹茶太守

張昉見妓必却避客語之曰是何傷我於女子不能
癖不能遠譬如黃鳥逢鮮花蔭木輒稅羽施聲須
史使翻然數嶺心境兩忘昉曰子不知鳳凰非梧
桐不棲肯自辱桃溪柳徑耶

昉字元昇華亭人方

貧嗜學性不脂韋

李成梁封伯時饋江陵公

疾居正字叔大江陵人舉

進士所爲文，列于史，百家言，而其學一木之影，行根極理，道歷官左柱國、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贈上柱國，謚文忠公。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居官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以身繫天下輕重，操心堅正，風節稜稜，苟利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然已剗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竭誠體國，至抗精弊，神或勸其省思慮，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諸所建設修舉，皆萬世之計，以故

疆字寧群生遂

銀萬兩金千兩爲謝江陵公却之

語其使曰若主以血戰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且得罪於高皇帝其母再瀆

何良傳

字叔毗華亭人與兄良俊齊名舉進士官南

禮部正郎卽罷歸以文籍花鳥自娛

弱冠得疾醫

診脉謂無生法配宋氏誓不獨生及良傳沉疴已絕宋遂自縊明日良傳復甦久之病愈念其妻異節誓不更娶

太原王相公

王錫爵字元馭其先從太原徙吳太倉

州遂爲州人錫爵幼工屬文爲禮部來首賜進士

及第累遷少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

謚文肅時人重其青峻

既貴抵家未嘗乘明轎曰

鄉黨當如是也

蔣子徵終歲課農語人曰此不差強趨郡邑居間候

伺顏色者耶

子徵名夢龍長洲人由進士仕至叅

議

土劍刺

郭應聘

字君賓莆田人舉進士累遷南兵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秉靖

開府時有遺糖結十斤曰知公

不愛金珠敢以清物貢郭曰此亦尤物吾聞墨者

名臭其寧以香博臭

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

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絲結不同生結國人最

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

卽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張振之

字仲起太倉人舉進士仕至按察副使少有

鴛行方餌處隣有美女來奔以誦論道之畢身不

以告人

與王文肅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

水儉食纔五益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
歲食且五益而史尚稱廉者乎文肅曰足下自挾
藜苳腸而薄屠門禁臠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爾
張曰僕嘗夢浮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荊州
不難爲也子姑操券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苳腸
亦有味乎否後張再爲二千石每食果未嘗至五

益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父病積年衣不解帶執藥
揮淚送此一日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仲堪父
嘗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至是帝問仲堪曰患此
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除荊州刺
史先是仲堪遊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
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
云 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解乎對曰水中看岸其名爲洲若將爲州言終而
沒至是果臨荆州仲堪在州食常五椀盤無餘肴
語子弟云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後爲
桓玄所敗逼令自殺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
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王問

字子裕無錫人登進士歷廣東按察司僉事遂

不復仕進以隱操名天下大夫士爭購其詩若畫
寶藏之稱爲仲山先生門下客諡之曰文靜

念父

春秋高疏改南主事便養而父雅不欲行問則爲
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
也

趙司成

趙永字爾錫長陵衛人登進士歷南京禮部

右侍郎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

過魯文恪

魯鐸

字振之湖廣景陵人舉進士歷祭酒謝病歸作已

有園閉門讀書卒諡文恪

郎持二帕爲西涯壽魯

入索帕不得家無他物會里中鮑魚食過半矣持

以祝西涯烹魚沽酒卽事倡和

李東陽字賓之金

吾左衛人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中外稱爲神

童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

歸舉進士仕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天下稱爲西

涯先生東陽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成誦不

忘少入翰苑卽負文學重名比柄用感知遇力持

國是值權奸劉瑾用事解紆訓劑天下陰受其賜

樂汲引人才門生半四方多有時名每日朝罷門
生群集其家談文講藝殆無虛日風流儒雅前代
宰相中亦罕見其比操貞履潔卒之日不能治喪
著懷麓堂稿字書精絕逼古

吳嶽

字汝喬汶上人舉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卒

謚介肅平生清操絕俗歸自留都廳事不備至借

僧寺接客

守廬州王廷

廷字子虞號南岷四川南

充人舉進士歷左都御史有小瑋以事詣御史李

李道李執而笞之群瑤梓李於午門外痛搥之廷
列狀以聞謀於徐階戊其首惡發給事中張齊陰
罪給事中周芸等爲齊訟寃廷錮秩爲民萬曆初
還故官卒謚恭節

守蘇州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

東徵王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
一束於舟中舛騶從趨王同舟往王熟視其具笑
曰具止是耶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治
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

陳睂公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少負異才援筆萬言

立就偶有所感念遽棄去諸生石隱華亭市縱讀

天下書閉戶著述學士大夫聞而高之自號睂公

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於刑死於
兵死於歲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殘者
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曰種德錄

許應達

字

嘉興縣人舉進士仕至按察使

爲東

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

不絕應遂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
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僕嘆曰囊中不着一錢好
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

屠丹山

屠滯字朝宗鄞縣人舉進士仕至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保謚襄惠
滯能詩文尤精法律每自謂掌刑獄惟恐誤殺一

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事親備極孝養父好治
魚池滯將鑿池以悅其意夢神謁獻乃卽池山名

王翕傳聞

曰天賜巖構亭池前曰樂親亭體貌魁梧秀整鬚
長及臍自稱髯翁

生平敦朴不事機械既老益簡

直與人立談輒見情實家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
無腸胡直乃爾

劉崧

字子高泰和人以明經薦官至國子監司業有

誌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不以妻子相
隨清苦如布衣時

陽明

王守仁別見

封拜家居時道遇父執下馬執手

板鞠躬道左其父洗擇手揚鞭而去

明制不得兼封本生父母諸大綬修撰滿考疏請賜封情詞懇惻肅皇帝特許之生母卒制又不得服大綬衰經疏水不赴闕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得服本生嗣是廷臣凡爲人後者咸得賜封及服本生人推大綬爲孝能錫類

大綬山陰人舉進士

第一授修撰在講筵一寺臣侍經轡者忽癩發哮籛豕視滿廷愕然大綬講迪如故咸云有養官至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陳繼少孤貧就學於俞貞木每歸飯斯須輒返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密蘆中懷出一二糖餅啖之卽行俞自是留食於家

貞木字有立世家於吳以薦

授縣令政舉惠行

吏部議陞郎中劉大夏爲太僕卿大夏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未善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

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
叅政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
夏福建叅政後官大司馬嘗曰我能至今日叅政
之力也

金幼孜

別見

溫裕有容不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

退菴

宋潛溪

宋濂別見

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

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

楊廷和宦遊歸爲鄉人建一惠局通水利灌涸田萬

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

廷和字介夫號石齋新

都人父春提學僉事廷和舉進士選庶吉士累遷

南京戶部尚書召入內閣辦事加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毅皇帝親征宸濠欲稱威武大將軍命

寫勅廷和力爭毅皇帝崩翊運扶危功在社稷廷

和少嘗夢天門開見卓杪題曰際昌辰逝之日復

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非皇帝卽位

贈太保謚文忠弟廷議兵部侍郎子慎狀元官修
撰停兵部主事

文徵明

別見

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以他端

易之使不得言

景暘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眸

炯然舊疾如失

暘字伯時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二

人授編修嘗以不獲禪補時政作自罰篇官至中
允管南京司業事以母憂去位服除北上行至真

州病卒賜少產於真州易簣之地卽其懸弧處也

劉東山

東山大夏號也

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

一項羨餘錢不上庫簿任者取去以充囊篋相襲
以爲固然劉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劉沈吟久之
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
一事沉吟許多時非大丈夫也命吏悉附簿作正
支銷毫無所取

許道中爲學士家居路見族叔負米一囊叔曰汝爲

我負之學士欣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許彬

字道中寧陽縣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修撰大理少卿太常寺卿英廟北還迎駕主復辟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彬坦率不修邊幅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失脚傾仆備劄復上徐有貞俛首側項噤然而笑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徐文靖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投一黑豆始黑

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

徐溥字時用宜

興人祖鑑瓊州太守溥登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官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靖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

劉定之別見

見其子孫多賢

歎曰吾與公同處未嘗見筆下妄殺一人宜子系

若是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早擅三元六年即登內

閣錦衣指揮虛忠妄言南內事窮治不已輅言不

可輕聽獄遂不竟英廟復辟除名成化中召起原

任累加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江直開西殿
大肆羅織輅極言之遂革西殿由是見憾於直會
故大學士楊榮曾孫驊有罪赴京避不就逮爲直
所發語連輅致仕輅與錢溥不相能溥爲禿婦傳
譏之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歸咎於輅
上章攻之卒贈太傅謚文毅子良臣翰林侍講良
輔刑部主事孫汝謙尚寶司丞

曹鼐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

以片紙書曹穰不可四字終夕不及亂

穰字德恒

真定寧晉人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
受改任秦和典史益肆力問學督部工匠赴闕疏
乞就禮部試文詞宏潤中第二人廷試宣廟策以
義禹河洛象數穰對稱旨擢第一授修撰累陟吏
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學廉行端內剛外和議達政
體才量出人扈從英廟親征也先死於土木贈太
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改文忠官其

孫榮錦衣世百戶

楊鼎座隅書十思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
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

思早

鼎字宗器咸寧人會試中第一廷試第二授

編修清修苦學嘗語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
識廉耻二字耳官至戶部尚書卒謚莊敏子時暢
翰林院檢討

有以王華同年友事誣毀華者人謂王當速白王曰

若白之是我許吾同年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

辯

華字德輝餘姚人四世祖性廣東叅議峒苗爲

亂死之曾祖與準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曰吾
後再世其興與其久乎華登狀元氣質醇厚議論
風生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後子守仁功封新建伯

大司馬郭宗臯家居甚貧

宗臯字君弼登州福山所

人父天錫刑部郎中宗臯成進士改庶吉士授主
事改御史上疏中指哀冲太子廷杖四十復官累

遷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失援大將張達
逮楊一百戍邊起刑部侍郎位至南京兵部尚書
剛方嚴重清節絕俗罷歸三遇存問出人里門不
設車蓋時行川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善自保
攝骨氣強健子孫朝夕環列左右卒年九十贈太
子少保
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故人同里咸
薄其落魄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吳允自劾吳憐而
收之存卹甚至每與諸將大會而命曰若等母以

郭公子阨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諸將皆更
提挈之士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

允字君澤會稽

人少英朗不羣舉進士授兵部主事座師新鄭阨
於華亭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允單騎送之累遷宣
府巡撫營築垣屯始定俺答貢市制度威信著聞
聖總督擢兵部尚書負氣好施俸廩所入緣手散
盡請骸骨歸費用乏絕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蹶
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衆僮僕徵責訟

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稱貧然有事少爭共樂差勝邛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兄長吏

成國兄弟並爲三公成國恭謹善守其家

未希忠字

貞卿懷遠人七世祖亮從高皇帝起義授燕山中護衛千戶六世祖封成國追封東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愨王勇曾祖祖父俱嗣成國公爵希忠襲封丰度秀整肅皇帝南幸道衛輝以身衛上

出于火遂被恩顧忠慎始終一節飲酒至數十斗

歿追封定襄王謚恭靖

錦衣豁達交遊甚廣成國

時時分金錦衣成國病卧東第錦衣第相去遠則
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卧内成國欠仲飲食及何
人侍左右頃刻傳報有不安節應時而至及成國
沒日夜號泣無上食几筵卽取坐飲食其旁若與

相對

朱希孝字純卿定襄同母弟也歷授錦衣衛

百戶明習國家典故累秩左都督掌衛事凡擊寇

遜情重大工作輒下密諭咨詢希孝子自裁若無
不稱青疎節潤日非極惡大懟不窮以法告評沈
風爲之一變士民晏然與人交忠信不欺情意周
而勲德位望與兄擅稱一時游加太保卒贈太傅
謚忠信

倪凍

字霖仲上虞人眉目姣好如畫磊落有奇抱策

事多中咸進士累官瓊州知府戶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元略之父也

爲荊州太守相居正病卒群

張居正子弟也

慄甚屬所親乘間言倪笑曰卽往

者令偃僂致恭事卽不可知苟云強項又何虞乎
待群張有加許不籍田如千頃爲勢家所侵悉徵
予之人以是服倪厚德

丘樾

字懋實諸城人夙有大志動以古人自期歷給

事中剛直敢言杖發爲民隆慶中召起官至南京

吏部尚書子雲肇成進士領評事

力却倪遺多負

國稅縣令積所却上官餽遺數百金批其遺稅

樾

清方然好爲名高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湖廣巡撫
方廉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不直之楫
歸里梁太宰薦之江陵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
也終不肯起

玉劍尊聞

玉劍尊聞

卷之一